

# 据实的虚构——论张草小说及其文化资源

陈大为\*

台北大学中国文学系

## 摘要

本文透过马华作家张草在大众小说方面的创作历程，及其取材的文献数据源，讨论了马华小说家在原始素材方面的局限与突围。张草在马华小说界是个异数，他几乎投入全部的心血在创作大众小说，而不是纯文学小说。大众小说为了征服大众读者，需要大量出奇制胜，又有所本的文献材料（以彰显作者的真才实学），写来不易。张草的大众小说写作，融合了中国武侠、明代历史、佛教经典、婆罗洲民俗信仰，借由真实的史料和考据，创造出虚构的传奇世界，见证了马华作家的一条艰辛成长之路。

**关键词：**科幻，武侠，奇幻，小说，张草

---

\* 陈大为，博士，台北大学中国文学系，台北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

## **Fiction Based on Facts: On Zhang Cao's Fiction And Cultural Resources**

CHAN Tah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Malaysian Chinese novelists in terms of source material through the history of Zhang Cao's creation of genre fiction and the documentary sources from which he draws his material. Zhang is an anomaly in the Mahua fiction world in that he has devoted almost all his efforts to writing genre fiction rather than purely literary fiction. In order to conquer the mass audience, genre fiction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surprising and original literary material (to demonstrate the author's true talent), and it is not easy to write. Zhang Cao's genre fiction is a blend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Ming Dynasty history, Buddhist classics and Borneo folk beliefs, with the use of authentic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vidence to create a fictionalised legendary world, which is a testament to the difficult path of growth for a Mahua writer.

**Keywords:** science fiction, martial arts, fantasy, novels, Zhang Cao

## 一、没有武林的马华社会

民国初期，佛山、广州、香港、澳门这四座城市摆在一起谈的时候，不仅仅象征一个“岭南—粤语”文化圈的魅力，更是南方拳术的大本营，“广东十虎”的传奇形象让原本虚实莫辨的武术世界，在小老百姓的文化想象里成为拳拳到肉、如假包换的社会现实。早在清末，很多南方武者把英殖民地香港视为避风港，到香港开设武馆。当时香港治安不好，黑帮林立，很多从事苦力工作的年轻人为了求自保，白天工作，晚上到武馆习武防身，这些“食夜粥”（练过功夫）的汉子支撑了武术在香港的生存与传承。1950年代初，部分中国大陆的拳师南下港澳，南拳和北拳之间在争夺地盘上免不了产生磨擦，太极拳掌门吴公仪在接收媒体记者采访时不经意说了一句狂言，惹出一场擂台风波，却也无意开启了香港武侠小说的盛世。1954年1月20日-8月1日，梁羽生（1924-2009）在新香港《新晚报》连载《龙虎斗京华》，烧红了武侠小说这口灶，泰国《中原报》从11月开始连载，缅甸《中国日报》从来年8月，紧接着整个东南亚的华文报纸都争相连载，武侠小说立马成为东南亚华人“识字分子”的日常重要读物。

当时东南亚华人社会当中，“识字分子”最多的首推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独立前的马来亚虽然不像香港拥有大量武术团体或流派，以洪门天地会为中心的私会党却是十分活跃。1790年代，义兴公司在槟榔屿创立，到了1889年成员扩张到75,000人，整个槟榔屿的五大私会党人口多达113,300人<sup>1</sup>。以黑帮苦力为主干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社会有习武的需求，1920年上海精武会派五使南下吉隆坡授拳，1921年9月正式成立“雪兰莪精武体育会”（Chinwoo Athletic Association Selangor），从此中华武术在南洋有了最健全的传承系制，非常遗憾的是，如此庞大且习武的黑帮社会，竟然没有形成以拳种为轴心的武术流派，没有产生传奇性的大侠如黄飞鸿或霍元甲，没留下叱咤风云的黑帮人物，这些汉子死了便死了，连精武体育会都没能挤进历史课本的窄门，只在史料堆中被学者打包成一行冷冷的数字。

缺乏在地英雄的大马华人社会，长年深受岭南文化影响之故，优先接受了广东十虎的武侠文化图象，仿佛那是自家的英雄人物。梁羽生、金庸（1924-2018）武侠小说在东南亚连载的时代，马来亚华人社会虽然有不断茁壮的纯文学创作，因稿费实在太低，连大众文学都乏人问津。武侠小说在这块土地上，只有透过华文报章建立的读者群，没有接脉的创作者。

翻遍整个马来亚半岛，找不到能打的武林高手，找不到能写的武侠作家。

---

<sup>1</sup> 1889年是私会党的巅峰，海峡殖民地随后颁布新的条例，从1890年1月1日开始将所有华人私会党列为非法组织。（邱格屏，2003，页87-89）

差不多在 1972 年金庸封笔前后, 温瑞安才开始构思、提笔撰写中短篇武侠小说, 《四大名捕会京师》最终完稿于台湾 (共五篇, 1974-1976), 严格来说不算是在大马华人的在地创作, 滋养此书的养分来自台湾文学。温瑞安对武侠世界的建构, 表现出比台湾作家加倍浓烈的“大中国情结”<sup>2</sup>, 但他从未深入中国历史的知识架构, 不过抓住岳飞、文天祥及其同代人物和事迹、一些粗枝大叶的中国文化元素, 便大作文章, 以文气运笔, 用武侠小说抒发他胸臆中纠结多年的“南宋末日情结” (陈大为, 2012, 页 233), 小说叙事空间里历史感似乎不是很重要, 粗糙的历史感 (和草率的情节设计) 是温瑞安武侠小说的硬伤。温瑞安成名之后, 再无马华作家投入武侠小说创作, 直到沧海·未知生 (本名吴龙川, 1967-) 的单卷本小长篇《找死拳法》(2007) 问世, 一举夺下“第一届温世仁武侠小说百万大赏”首奖。沧海·未知生是旅台侨生, 此故事亦跟大马无关, 从腹稿到定稿都是“台湾制造”的产品。无论是温瑞安或沧海·未知生, 对前述广州与香港的武术生态了解不多, 或根本不感兴趣, 而大马的文化累积还不足以支持武侠小说的写作, 真正吸引他们的只有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接力虚构出来的江湖世界, 他们二人在武侠世界构图的选择上, 实在离不开中国的古典江湖想象。

## 二、张草的“明朝”科幻与武侠叙事

三年后, 第一部“在大马境内撰写完成”的武侠小说《庖人志》(2010) 终于面世, 距离梁、金武侠小说在大马的连载已相隔五十余年, 此书却选择在台湾出版。这部单卷本武侠小说的作者叫张草 (本名张容曦, 1972-), 曾经也是旅台侨生, 跟温、吴二人最大的差异是他在大马开始创作, 旅台几年后又回大马持续创作<sup>3</sup>。台湾文学对马华作家的影响十分深远, 后者几乎成为前者的文学殖民地。《庖人志》写了一个明代的武侠故事, 同样运用大量中国历史资源, 就好像武侠小说只能发生在原生地的中国境内<sup>4</sup>, 否则便走味, 大马成不了武侠故事的舞台。从温瑞安、吴龙川、张草, 到写过短篇武侠小说的王经意 (1975-), 故事都取经中国。

出生于沙巴州的张草, 有一个丰富多采的阅读史。他没有陷落在婆罗洲雨林的蛮荒世界, 在高中就读了《三言二拍》。这部明末的话本小说让他惊为天人,

---

<sup>2</sup> 钟怡雯曾指出: “审视温瑞安大中国情结的形成, 除了潜意识的血缘文化历史认同之外, 不利华文发展的环境, 以及唯恐华人不识母语的恐惧等是主因。” (钟怡雯, 2001, 页 150-151)

<sup>3</sup> 返乡的张草只算是半个土产的马华作家, 他的小说全部都在台湾出版, 读者群也都在台湾, 没有读者的婆罗洲, 其实是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泉源。台湾文学对马华作家的影响十分深远, 连众多未曾留学台湾的作家也难以幸免, 马华文坛几乎成为台湾文学的殖民地。

<sup>4</sup> 台湾曾经出现过施达乐的“台客武侠”, 以台湾旧社会为背景来架构武侠故事, 甚至还让霍元甲、黄飞鸿来台跟林少猫来一场英雄会 (《小猫》2007)。这一类型的写法阅读效果不佳, 台客味伤害了武侠小说的叙事氛围, 应当更有“仿真感”和“临场感”的虚构时空和情节, 皆流于儿戏。

“在反复阅读三言二拍当中，我学到很多写作技巧，不知不觉中，已化为自己的风格”（张草，2008），明代短篇小说在结构和语言方面的影响，直接呈现在他后来的少作《云空行》（初版，八卷，1991-1999）。十九岁的张草在1991年夏末，独自远赴台湾念侨生大学先修班，翌年考取台湾大学牙医学系，此时创作的《云空行》是一部单元化（“一单元/一故事”）的长篇小说，每一单元皆可独立成篇，又可连缀成一体。他想写一名明朝道士的成长故事，试图把道教和佛教的元素融入其中，虽然出版了，但没有获得台湾主流文坛或马华文坛的瞩目。张草在大学期间学习的周易、老庄、阴阳五行，以及佛学理论，这几年的学习成效集中呈现于长篇科幻小说《北京灭亡》（1999）。此书以天启六年（1626）五月初六发生在明朝顺天府的王恭厂大爆炸为中心，连结2950年“地球联盟”的引爆行动，张草用科幻思维解释了神秘的历史事件，获得台湾“第三届皇冠大众小说奖”的首奖（奖金一百万台币），一战成名。接下来，张草又完成《诸神灭亡》（2001）和《明日灭亡》（2003），合称《灭亡三部曲》，奠定他在台湾科幻小说的地位。

科幻小说创作不曾出现在马华文学的土壤，过去数十年来最普及的科幻读物只有倪匡（1935-）的著作，在张草少年时代，那可是非常热门的大众文学读物。倪匡的科幻小说以纯粹的想象为本，题旨清晰，构图简单，极少仰赖较专业的历史文献，更别说什么思想文化素材。张草比倪匡想得更深更远，他在研读佛经时得到巨大的启发：“我接触到最大的佛经《华严经》，其内容是佛陀开悟的境界，大量描述宇宙中不同生命形态，如果不告诉你那是一部佛经，它根本就是一部两千五百年前的科幻小说”（张草，2010），此乃高见，佛经对时间、空间、数量的描述远远超出人类想象的规模，《金刚经》出现“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维摩经疏》则精算出“一大劫是五百一十二亿万年”，佛经里的宇宙观极其恢宏，有关万物生灭循环的设计，仿佛出自比人类更高阶的文明手笔，张草将之融入科幻，实为创举。

张草大胆借重在台湾留学期间研读得来的佛学知识，为《灭亡三部曲》打造了“一部气势磅礴的地球兴亡史”，“《灭亡三部曲》是一部佛教观的科幻小说，通过科幻小说的形式探讨佛学中‘成、住、坏、空’的宇宙观——这是一个佛教对世界生灭变化的基本观点”（郑锭坚，2009，页148）。佛学理论元素在首部曲《北京灭亡》的情节作用不明显；到了《诸神灭亡》，僧人出场的篇幅跟科幻人物不相上下，张草还动用了《杂阿含经》和《华严经》在内的十部佛学经典，解释了首部曲的众多谜团。最终章的《明日灭亡》，在故事的尾声写到宇宙星系及万物的生灭，活用了“未来佛”弥勒降世的预言来收尾——正思（贯穿三部曲的主角）以神识循着时间之流，从地球的诞生，浏览了物种生灭和地貌变迁的缩影，见证了地球万物的成、住、坏、空，最后看见闭关数十亿年的大迦叶尊者，在山窟中等待“早在古地球时间单位的五十七亿六千万年前，就已经被预言的一刻”（张草，2003 页306），目击“属于不同物种的”弥勒佛降世，令人屏息的恢宏

场面, 即便在众多玄幻修真小说里, 也极为罕见。佛学宇宙在张草的叙述里, 超越了宗教本位; 科幻宇宙在张草的诠释里, 有了哲学的深度思维。明日灭亡, 原来是再生之机; 生生源灭, 乃宇宙循环之大道。

第三部曲完稿之际, 张草已身在故乡, 书中看不出沙巴文化氛围对其写作的实质影响。马来西亚的大乘佛教传承自中国, 小乘来自泰国, 密乘源自西藏, 本身没有诞生出半卷新的佛学经论, 亦无大师。张草, 还是原本“留台的张草”; 张草的上师, 还是法鼓山的圣严法师(1931-2009), 他帮这部小说写了一篇短序。

说实在的, 任何学者都无法从“中国素材之比重”或“佛学理论之引用量”, 来认定张草比温瑞安更具有“大中国情结”。张草确实有“明朝癖”, 但他不像温瑞安“要为中国做点事”, 或创立以“神州”为名的社团, 或动不动就让黄河长江沿着文字四处泛滥。他眼里的“古典中国”(或者可以指向“文化中国”), 仅仅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或数据库, 没有额外的神圣性, 尽管他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明朝”作为优先选项, 跟王恭厂大爆炸的科幻本质有关, 当初他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投入大量的心力, 研读经典, 考据文献, 无形中对明史有了异常深刻的认识, 与执迷, “死材料”一点一滴的转化成小说叙事里的“活时空”, 张草的肚子里就这么滋养出一个“活明朝”。

2002 年, 张草返回沙巴之后除了完结《明日灭亡》, 还开了一家牙医诊所。接下来, 立即转入前面提到的武侠小说写作, 2010 年, 《庖人志》的出版, 象征着张草对现代武侠小说的一次重要探索, 也再启用了他肚子里的“活明朝”历史文化宝藏, 紧扣精确的时间和地点, 以“一单元/一事件”的形式贯连成完整的故事。譬如此书的第一篇是〈庖人志〉, 开篇即标示出: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杪/广东佛山一味堂”, 第二篇〈山夫志〉标示: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七月初/四川青城山长青宫”, 六篇“人物志”各有一个中心人物, 最后合拢起来。这种“高仿真的虚构性”写作, 只是张草武侠小说的基石, 他进一步思考为何武侠人物都不谈经济收入、缺乏现实生活细节, 当大侠不能视为一种谋生的职业, 他参考了《史记·刺客列传》、《史记·游侠列传》、《虬髯客传》、《水浒传》里的侠客, 皆各有职业, 或为屠夫小贩, 或为军人工匠, 仗剑行侠只是共同的行为(张草, 2010, 页 397-398), 遂有了“职人武侠”的构想。历史细节的思考, 将张草从天马行空的科幻领域拉回来, 站在比梁、金等前驱大师更为踏实的土地上, 思索自己的武侠叙事。可惜沙巴老家没半点江湖传奇可以滋养故事, 完全掌握不住的北婆罗洲历史当然孕育不出张草要的列传。他不得不回到中国, 回到如数家珍的“活明朝”。

张草没打算为《庖人志》创造出英雄人物，主角阿瑞只是被青城派逐出师门的小厨师，所使的“青城十八式”亦非绝学。阿瑞不属于“反英雄”角色型态，不属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描绘的英雄特质，譬如“普通人的行为典范”、“生活目标的塑造者”、“作为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救星”（卡莱尔，2005，页 1-14），他比较像“近代英雄之降格”，除去神话性、伟大性与崇高性之后，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强大，但趋近于凡人。张草替笔下的各色人物挑选了一个乱世，一间再也平凡不过的馆子“一味堂”，格局类似《龙门客栈》，有锦衣卫，有武功高强的郑公公。这一桩发生在佛山五月杪的生死斗进行到尾声，突然传来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的消息，负责传讯的驿站因亡国而失能，消息晚了两个多月（崇祯崩于三月十九日）才抵达佛山，一场生死斗顿时失去了意义。阿瑞未能逆转什么，在历史巨变之前，显得渺小且无力。在张草的想象中，此等情境才是真实的小历史，真实的人生，虽然凶险、精彩，却不为正史所悉。他想说的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故事，也有值得一书之处。

《庖人志》全书尽是中国历史元素，除了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广西老汉，张草写了那么一句：“原来那老汉被称为‘布摩’，也就是壮族的祭师”（张草，2010，页 34），也没特别解释“布摩”是什么东西。布摩是马来语“Bomoh”的音译，指的是“巫师”，类似原始萨满教的祭师，有治病和持咒的职能。在这个发生在佛山的故事里安插一名布摩的意义不大，也许只是张草不想用苗族蛊师之故。后续的《蜀道难》（2012）和《孛星志》（2014）写了张献忠屠川等大历史，靠近梁羽生武侠的历史癖，明朝的资料运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但过重的历史包袱反而削弱了创意，整体表现不及《庖人志》。这套有“职人武侠”之谓的《庖人三部曲》，摆在华文武侠小说领域，有相当的可看性，但还算不上杰作。

### 三、回到“渤泥”的张草

最后要谈《云空行》。张草十八岁时初拟了此书的蓝图，十九岁在台湾边读古籍资料边写作，九年成书，仍有许多未竟之处。2018年回台湾参加二十年同学会，因缘际会，为了重新出版旧作，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和增订。这个故事上溯到北宋，从元丰八年（1085）一路讲到淳熙四年（1177），写道士“云空”的一生。《云空行》的书名带有歌行体的味道，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云空的一生行迹。

同样是“一单元 / 一故事”合拢成书，但这部道术小说总算摆脱了明朝，前进到北宋，书中所述之妖异，可追溯到北宋之前的各种古籍，从《庄子》、《山海经》、《搜神记》、《国语》、《抱朴子》、《述异记》、《洛阳伽蓝记》，到《太平广记》都取了不少材料，在每章之末皆附有〈典录〉，针对各种妖异或传说的由来细细考据一番。玄幻 / 道术主题在当代中国网络小说里是一大宗，在日本动漫更是历

久不衰, 中国当代玄幻 / 道术小说主要在建构一个佛、道、魔并存的修真世界, 它的完备度跟梁、金所建构的江湖世界不相上下, 格局与规模更胜一筹。

玄幻 / 道术小说在马华文学寻无前例, 实在令人纳闷。大马华人社会的道教信仰有三百多年之历史, 最早创立的庙宇是马六甲青云亭 (1673), 其次是槟城的广福宫 (1799), 皆以观音为主祀, 以天后为配祀; 其后又有供奉玄天上帝和天后的粤海清庙 (1820)、供奉广泽尊王的砂劳越凤山寺 (1857)、供奉天后和张公圣君的马六甲福建会馆 (1843)、供奉祖姑天后的槟城九龙堂 (1863) 和琼州会馆 (1866) 等等 (李雄之 2012/12/06), 若再加上大伯公庙、拿督公庙信仰、三乘佛寺、民间住家私设的扶乩小庙, 大马华人社会可说是满天神佛, 相当迷信。也许是在地汉文古籍的记述有限, 并无显著的“原生性”神鬼传说文字记录, 只有一些关于施降头、养小鬼、油鬼子、飞头术等来自马来族文化圈的口头传说。尽管如此, 仍不曾出现一部以上述传说为重要素材的大众小说, 顶多在现代小说里一笔带过。

张草重新改写增订的《云空行》(新修, 四卷本, 2018-2019) 虽然是完全虚构的故事, 但它的每一件事的时间刻度都是精确的, 几乎可以编成主角一生的年谱。这故事在运用史料的角度上有其独特的一面, 譬如〈之二·夜游神〉, 张草在章末〈典录·夜游神〉提及《山海经·海外南经》如此描述: “有神人二八连臂, 为帝司夜于此野, 在羽民东, 其为人小类, 赤肩, 尽十六人”, 在故事里, 张草将之改造成一条夜空中飞行的耀眼光带, 内有十六个手连手, 似人非人之物体, 观其气, 非妖非精, 非仙非鬼, 超出道术的理解范围, 最后他们取得“覆天印”, 启动了“一个发出耀眼白光的碟子, 慢慢升上天空。……在随之而来的雨季, 巨坑成了个湖”(张草, 2018, 页 34-42), 夜游神原来是外星生物, 在民智未开的前现代中国社会, 被视为神明是很合理的。之前在《灭亡三部曲》, 张草用佛学解科幻, 如今用科幻解传说。为了强化人文地理的氛围, 张草在人物对话中加入粤语对白, 但比起香港久之有年的粤化汉字, 其音读的显得粗略、失准, 也不够全面(局部对白使用粤语)。粤化汉字, 应当在其考据之列。

故事进行到卷叁, 此书的主角云空道士乘船到了越南的古国占城 (Chiêm Thành), 碰上一名即将届满十六岁的少女柳叶, 她的家族中了诅咒, 每代必有一两人沦为“飞头”。这一章叫〈之卅四·飞头记〉, 是张草大众小说朝向大马本土文化资源的回归, 虽然写的是越南飞头故事, 其实在大马民间亦有相同的传说。医学院出身的小说家张草, 没轻易放过柳叶化身飞头的步骤, 他根据搜集所得的资料来开展其想象力:

只见躺在地面的柳叶忽然喉咙发出咯咯声, 呼吸变得急促, ……………脖子上的红痕越陷越深, 将血液推挤入头部, 挤进眼球, 令眼球渐渐染上一层血色, 包裹了眼白, 掩盖了瞳孔, 头颅发出椎骨脱节的格格声, 整个头慢

慢扭转背后，整张脸磨过地面的草席，口角流出掺血的涎液，……柳叶伸出舌头，少了脖子的束缚，舌头得以伸得特别长，令她的头可以在地面拖行，将食道、气管和部分肌肉从颈部的洞口缓缓抽出来，……从脖子拉出来的，是萎缩的内脏，一个个干缩成囊袋，有如葡萄串般从洞口拖出，却没有流出血液，……后脑忽然伸出两片薄膜，有如蝙蝠的薄翼，但没有蝙蝠瘦长的手指。薄膜慢慢展开，开始用力拍动，整个头冉冉升空。（张草，2019b，页 404-405）

这五段——略去中间部分情节的描述，结合了张草多方考据的成果，在想象里升级，使之饱含画面感，线条精细且立体，远远超出大马读者（包括张草的父亲）对飞头的认识。张草在小说集《双城》（2007）曾收录了一篇短篇小说〈阿莲飞头记〉，写一个现代版的飞头故事（台北人娶了越南飞头新娘），里面提到的传说根据只有五行，化身飞头的画面比较简单。在更早之前，张草还写过一篇笔记小说〈人头飞行录〉（中华日报·中华副刊，2000），可见张草对飞头传说情有独钟，当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和掌故越多，故事的细节就越多，越具有东南亚巫术的诡秘感。

当云空道士踏上渤泥（Boni），张草才有机会搬出此地的“猎头”习俗，写成〈之圩三·猎头鬼〉。渤泥即是汉文古籍时空定位下的婆罗洲（Borneo），建国于七世纪初，渤泥王国（Bruneian Empire）的势力在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达到巅峰，几乎统治了整个婆罗洲和菲律宾中南部，后来被其他外国势力鲸吞蚕食，最后萎缩成今日的弹丸小国文莱（Negara Brunei Darussalam）。云空踏上的是十二世纪的渤泥，居民万人的王城虽有一定规模，但国境之内依旧是大片蛮荒之地，仿佛所有的妖异皆可合理化存在。北宋之前，中国已留下渤泥国的贸易或交流纪录，到了后来的《宋史》亦有不少的文字记述。张草在这一章故事里述说了当地土人或因战争，或为了巩固新盖房子与桥梁之地基而猎人头，断头者的魂魄被禁锢在颅中，无法跟祖先相会，永不得安息，故其怨气有镇宅、驱煞之能。猎头镇桥似乎是相当普遍的习俗，在马来半岛也流传多年。

拥有强大黑巫术的老布摩、以咒纹身的神秘人、以咒术操刀的猎头人刀法兼咒术高手“猎头鬼”苏隆、巨大的山神龙贡、从属龙贡的山魃、骗人入树林的小精灵“坦都魔罗”（Tantumolong）、头大身小的“布布哈”（Bubuha），以及被称为“唐人布摩”的云空，构成本章故事。张草此章对咒术和刀法的战斗有十分出色的描绘，宛如《甲贺忍法帖》；人物形象设计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纹身在云空眼中仿佛流动的文字，在纹身人身上缓缓飘浮，还发出低喃声，那些是古老的灵语，他全身布满咒语，有如一个行走的咒语”（张草，2019b，页 233），此非张草虚构之形象，以咒语纹身在泰国相当盛行，尤其降头师和修行特殊法门的南传僧人，以及祈求神灵保护的黑帮份子。渤泥国的神异鬼怪传说，成功支持了此卷的故事叙述，虽然全是婆罗洲原住民的文化资源。

从元丰八年讲到淳熙四年, 张草的叙事终于进入尾声, “一个来自大宋的唐人布摩, 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七岁女孩, 其实已逾两百岁。他们互相寻觅了两百年” (张草, 2019c, 页 338), 漫长的历险完结于此, 两人的神识一起满足的离开了肉身, 《云空行》的“南洋篇”便算完结。

#### 四、张草的现实世界“沙巴”

南洋曾经是中国古籍里的陌异时空, 超乎想象的荒野之地, 正好作为张草奇幻/道术小说的一脉泉源。婆罗洲历史文化在马华旅台作家张贵兴(1956-)和李永平(1947-2017)的现代小说里, 已多次借魔幻写实的角色粉墨登场, 中、港、台读者对它不算陌生。张草的这两位婆罗洲前辈都出生于砂拉越, 与张草老家沙巴只是一州之隔; 三人都从中国素材出发, 再回归婆罗洲, 但唯有张草连人带笔重返故乡。近三十年来沙巴大量砍伐原始森木输出木材, 并种植高经济价值的油棕树, 原始森林面积只剩下 73 万公顷, 差不多是油棕园的一半。森林消失, 相关的故事也会消失。大学时期的张草, 在旧版的《云空行》里写不出南洋篇, 一来是他离家不够久远, 缺乏一股来自乡愁和忧患意识的写作驱动力, 以及像张贵兴那样——将原乡诗化的力量; 二来他对这片土地不够了解, 尤其藏匿于泛黄书卷和民间口传的沙巴原住民历史文化。

2019 年, 《云空行 [叁]》快修订完成之际, 他才从州立图书馆找到英殖民地时期留下的, 英国学者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学术资料, 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考古人类学暨民族学家埃文斯(Ivor Hugh Norman Evans, 1886-1957)的著作<sup>5</sup>, 张草在这里找到他非常需要的原住民神话、风俗和语言数据(张草, 2019c, 页 408)。当然, 张草的“渤泥素材”并不止于文献, 每当在各种说法产生矛盾或疑惑之际, 他需要亲身经历的人来解惑——他新聘的牙医助理, 祖母是原住民女巫师, 助张草熟悉了许多原住民风俗; 其次是年轻时开垦雨林的姑丈, 也接触过飞头和巨山神; 跟姑丈工作十年的儿子(表弟), 也常跟原住民混在一起, 能够如数家珍地指点张草有关原住民信仰中的妖怪长相, 校正妖怪名字的发音, 还说哪些亲戚见过哪些妖怪(张草, 2019c, 页 408)。这很像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向他的读者交待魔幻写实故事的由来, 南美洲的神秘现实对现代文明社会而言, 根本就是一些瞎编的奇人异事。婆罗洲的妖异传说也一样, 若是少了它, 张草的奇幻/道术小说便回不了家。

---

<sup>5</sup> 张草在此研究的书, 当为 Ivor Hugh Norman Evans (1953), 《The Religion of the Tempasuk Dusuns of North Borneo, Cambridge: Cambridge UP》。此书在北婆罗洲(即后来的沙巴)的原住民信仰研究中, 具有权威性的地位。

不论张草曾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取得多少资源，要是无法让笔下的故事落叶归根，肯定是巨大的遗憾。对每一位马华旅外作家而言，都是如此。作为“南洋篇”的《云空行 [肆]》，在张草的创作生涯中有非凡的价值。马华文学近百年来，仅张草一人在大众小说领域完成两部长篇科幻小说（《灭亡三部曲》、《末世三部曲》<sup>6</sup>）、一部武侠小说（《庖人三部曲》）、一部长篇奇幻小说（《云空行》）的创作（另有四部短篇和极短篇惊悚小说集）。大众小说为了征服大众读者，需要大量出奇制胜，又有所本的文献材料（以彰显作者的真才实学），写来不易。张草的大众小说写作，从宋、明两代，到占城、渤泥，借由真实的史料和考据，创造出虚构的传奇世界，见证了马华作家的一条艰辛成长之路。

## 参考文献

- 陈大为（2012）。《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台湾文学馆。
- 李雄之（2012）。马来西亚天后宫与妈祖信仰功能的转变。莆田文化网。<http://www.ptwhw.com/?post=5544>。
- 邱格屏（2003）。《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三联书店。
- 张草（2003）。《明日灭亡》。皇冠出版社。
- 张草（2008）。《明朝小说》。Pixnet。<https://zhangcao72.pixnet.net/blog/post/26240821>。
- 张草（2010）。《灭亡回顾9：大惊小怪写佛教》。Pixnet。<https://zhangcao72.pixnet.net/blog/post/26240896>。
- 张草（2010）。《庖人志》。皇冠出版社。
- 张草（2018）。《云空行 [壹]》。皇冠出版社。
- 张草（2019a）。《云空行 [壹]》。皇冠出版社。
- 张草（2019b）。《云空行 [叁]》。皇冠出版社。
- 张草（2019c）。《云空行 [肆]》。皇冠出版社。
- 郑锭坚（2009）。从《战争游戏》、《死者代言人》与《明日灭亡》的生命救赎及宗教关怀论析科幻小说的深层意义。《华梵人文学报》，11，117-158。
- 钟怡雯（2001）。《亚洲华文散文的中国图像》。万卷楼出版社。
- Thomas Carlyle. (2005)。《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原著出版年：1841）。

---

<sup>6</sup> 《末世三部曲》在 2023 年出版，由《大围墙记》、《大废墟记》、《大冰原记》组成，是《灭亡三部曲》的续集，写一个人类文明灭亡后被超级量子计算机“加以重生”的世界。